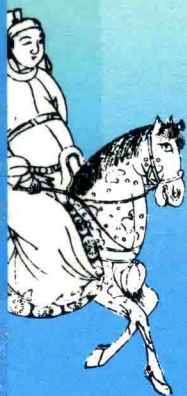


陈平原 著

ZHONGGUO XIAOSHUO XIAOSHI

中国小说小史

描述小说变迁时
着眼于散文的旧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陈平原
著

中国小说小史

HONGGUO XIAOSHUO XIAOSHI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小史 / 陈平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301-29772-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小说史—中国 IV. ①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6257 号

- | | |
|-------|--|
| 书 名 | 中国小说小史
ZHONGGUO XIAOSHUO XIAOSHI |
| 著作责任者 | 陈平原 著 |
| 责任编辑 | 徐丹丽 延城城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9772-8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2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9 印张 208 千字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52.00 元 (精装)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本书乃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及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散文小说史》的下编“中国小说”。当初受制于整套丛书的体例，散文与小说合刊，虽有“绪论”加以阐释与修补，还是有些别扭。作为个人著述没问题，但读者不一定认可。此书的繁体字版（二鱼文化，2005）在台湾是作为大学教材推广的，可中文系的课程，不是总揽全局的文学史，就是分体的散文史或小说史。若散文小说合刊，教学时总有一半用不上。考虑到读者趣味及教学需要，这回分道扬镳，以“散文小史”及“小说小史”的名义刊行。只是为了体例完整，二书共用原作的“绪论”。

在上海版《中国散文小说史》的后记中，我提及“写大书难，写高度浓缩的小书也不容易”。所谓“提要钩玄”，需要阅读量，更需要眼光与见识。当然，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之所以写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还是取决于丛书体例——用三四十万字的篇幅，描述这两大文类的古今演变，篇幅决定笔墨，你只能这么写。也就是说，本书之所以“粗枝大叶”，一半是自家学识限制，一半是丛书体例使然。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今天，本书的任何一小节，都足以展开成为一本大书。如此要言不烦，体现的只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以及大思路；若放开来讲，则是另一番景象。

书出版后，我曾在北大中文系为研究生开设散文史及小说史的专题课，效果都不错。散文部分有《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2017），大致显示课堂风貌。小说史的课堂上，某日本教授旁听，非常赞赏，立志将《中国散文小说史》译成日文。可在谋求正式出版时，评审专家认为“精炼有余而深度不足”。这很容易理解，课堂讲授与书斋阅读，原本就不一样，后者追求博学与深思，前者则讲究简洁与准确。

毕竟是二十年前的著作了，不敢吹嘘有多大的学术业绩，唯一聊以自慰的是，如何在文白雅俗之间寻找合适的述学文体，这一探索至今仍有意义。另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学史越讲越细，人物及作品越说越多，问题也越辩越复杂，反而是简洁明快且有自家面目的小书难得一见。想当初我读书不多，胆子够大，不少立说过于粗疏，但那种混合着少年意气的论述姿态——横刀立马，当机立断——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如此幼稚、武断而又生气淋漓的小书，二十年后的我，再也写不出来了。

中国小说史曾是我专攻的领域，从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到《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此书后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独立刊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再到《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和《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学术起步的前十年，我分别从叙事学、类型学、文学史等角度对“小说”这一文类进行探索，希望在发凡起例方面略有贡献。只是相对于心无旁骛的小说史家来，我对此领域忠诚度不够，也就缺乏皇皇巨著。具体到眼前这册逸笔草草的小书，大概难入方家之

眼，但对于一般读者及大学生了解中国小说之概貌，还是有好处的。基于此判断，我请北大出版社为其增添插图，旧貌换新颜，呈献给新一代读者。

2017年11月22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又及：此书插图得到徐丹丽博士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目 录

序 / 001

绪 论 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 / 001

一 关于“散文” / 004

二 关于“小说” / 008

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 012

四 本书的叙述策略 / 021

第一章 史传精神与小说笔法 / 023

一 古小说的起源与分类 / 025

二 博物与琐言 / 031

三 逸事与志怪 / 040

四 随笔杂录与姑妄听之 / 054

第二章 作意好奇与诗人情怀 / 065

一 唐人小说的渊源及体式 / 066

二 女性魅力与游侠精神 / 076

三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 086

四 从记录见闻到自述生平 / 096

第三章 说书人与叙事者 / 105

- 一 话本小说的酝酿与独立 / 107
- 二 庶民的悲欢与听觉的艺术 / 114
- 三 文人的介入与叙事者的呈现 / 119
- 四 教诲、游戏与讽喻 / 128

第四章 英雄与历史：以民间叙事为根基 / 135

- 一 重建社会秩序
——以《三国演义》为中心 / 137
- 二 落寞英雄路
——以《水浒传》为中心 / 147
- 三 神魔与游记
——以《西游记》为中心 / 160
- 四 侠义与公案之分合
——说书风格的滞留 / 169

第五章 儿女与社会：以文人想象为主体 / 179

- 一 欲望与家庭
——以《金瓶梅》为中心 / 181
- 二 才子佳人的新变
——以《红楼梦》为中心 / 189
- 三 女性命运之关注
——清代小说的另一侧面 / 201
- 四 士人心态与社会风情
——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 213

第六章 中国小说之转型 / 221

- 一 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 / 222
- 二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 231
- 三 小说的书面化倾向 / 238
- 四 两代人的事业 / 246

主要参考书目 / 252

书名及人名索引条目 / 258

《中国散文小说史》新版序 / 273

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

- 《中国散文小说史》新版后记 / 275

绪论 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

关于“散文”

关于“小说”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本书的叙述策略

作为文类的“散文”与“小说”^①，本身并不具备时间性与空间性。换句话说，古今中外的散文与小说，具有某些基本特征，足以将其与诗歌、戏剧等文类区别开来。这种最基本的假设，支撑起千百年来的文类研究。但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追求建立理论性文类（theoretical genres）者，更愿意强调不受时空影响的“散文特性”或“小说特性”；相反，如果着眼于历史性文类（historical genres），则不能不突出渲染古今散文或中外小说之歧异。二者各有其合理性，本书限于体例，自是侧重于后者。

^① 关于文学分类的术语，历来相当混乱。这里把第一级分类称为“文类”或“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而把第二级分类定为“文体”（如墓志、题跋、游记）或“类型”（如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武侠小说）。

汉人班固眼中“君子弗为”的小说，与晚清梁启超定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相去何止千里！可又不能不承认，这两种“小说”观念，存在着某种值得关注的历史联系。人世间，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校诸古今而皆通的“散文”或“小说”概念；可这并不等于完全否定了文类研究的价值。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中有一句妙语，可借用来解答此难题：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有“大体”而无“定体”，此说既针对不同文体间有时相当模糊的边界，也指向同一文体不同时代可能相当激烈的变异。文学史家的工作，一是识大体，二是辨小异。这里的“大”“小”之分，只是相对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大体”保证了文类的生存，“小异”则意味着文类的发展——正是此等打破“定体”的不断努力，使得文类永远保持新鲜与活力。

“散文”与“小说”，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独当一面的重要文类。将两种性格不同的重要文类放在一起论述，并非“乱点鸳鸯谱”。小说与散文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后的论述中，将被不断提及。这里需要略加解释的是，为何先论“散文”，后及“小说”。对于20世纪的读者来说，小说的地位可能远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作为中心文类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散文”趋于成熟在前，“小说”走出混沌在后；论述后起的文类，必然涉及其对于已有文类的依赖与背叛。

溇南遺老集卷之三十四

溇南王若虛 從之

文辨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荅至亡是公而意終蓋一賦耳而蕭統別之為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因為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為此乃諸侯之事故別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為一邪不然遷固亦失

图0-1 旧钞本《溇南遗老集》书影

一 关于“散文”

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而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某种张力，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今人眼中的散文，大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与韵文相对应；与骈文相对应。这里由近及远，依次剥离，借此理解“散文”的历史命运。

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开篇的，这里除了语言上的文白之争，还蕴涵着文类等级的变更，即“散文”由中心退居边缘。此前谈论文学，首先是文章，而后才是诗词；至于小说与戏曲，可有可无。此后则天翻地覆，小说、戏剧出尽风头，文章则相形见绌。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不只影响当代创作，也涉及文学史建构。文学进化神话的引进，以及文类等级的调整，使得“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著焕然一新。像胡适那样断言宋元以下古文已经死亡——既被白话所取代，也被小说戏曲所超越的人，或许不太多；但论及宋元以下文学，学者们大都以词、曲、小说而不是文章为关注的重心。这一点，比较林传甲、谢无量所撰文学史与二三十年代以后的同类著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尽管经过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努力，杂感、随笔、小品、美文等终于进入文学殿堂，不过，在一般读者乃至作者眼中，散文仍是矮人一截。就连以散文名家的朱自清，也在其散文集《背影》的序

中称：“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分。”依照其时被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称“文学领域”尚属客气，对于此类体式、风格、功能千差万别的“文章”，能否“算作纯艺术品”，时人心里普遍存在疑问。考虑到散文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在建构文类学时，学者们略为变通，于是有了皆大欢喜的“四分天下”说。“散文”总算四分天下得其一，避免了被剔出文学殿堂的厄运；只是昔日“文坛霸主”，如今沦落为“叨陪末座”。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立言载道、博取功名、祈求不朽的“文章”，经过这么一番功能限定及价值重估后，几乎已是脱胎换骨。

相对于诗歌或戏剧来，现代中国散文受传统的制约及恩惠更深更厚。虽然有“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激进的口号，白话散文要获得成功，必须向古文学习，这种想法很快为大多数作家所默认。周作人的提倡晚明小品与鲁迅的表彰唐末杂文，取径自是不同，但在借古文改造白话散文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言：“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这话可移用来说明现代散文与古文的关系。

更何况，“古文”本就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特指其与“骈文”相对立。最早在此意义上使用“散文”这一概念的，大概是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称：“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甲编卷二则引周必大语：“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这里提及“散文”，不只取其与“诗骚”相对，更强调其与骈文异途。不过，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沿用韩、柳的术语，将此等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

束、不讲求辞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散文”作为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方才屡被提及，如“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等。^①

清代各家对六朝骈体的评价天差地别，可以暂不涉及；文分骈散，且二者相对与相争，这点却基本没有异议。不只唐宋以下自觉与骈文相对抗的“古文”是“散文”，先秦两汉不曾着意讲求韵律与对偶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也是“散文”。但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秦汉之文乃骈散未明，故无意讲求；唐宋以下则是骈散已分，而刻意避免。骈散相依而又相克，晚清罗惇胤曾借此勾勒两千年中国文章的发展脉络：

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②

对骈散之争的功过得失，留待以下各章具体评述。倒是借骈散兴衰追溯文章源流的尝试，给后来者以启示：为“散文”作史，无论如何不该绕开作为对话者与挑战者的“骈文”。

^① 参阅孔广森《答朱沧湄书》、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

^② 罗惇胤：《文学源流》，见舒芜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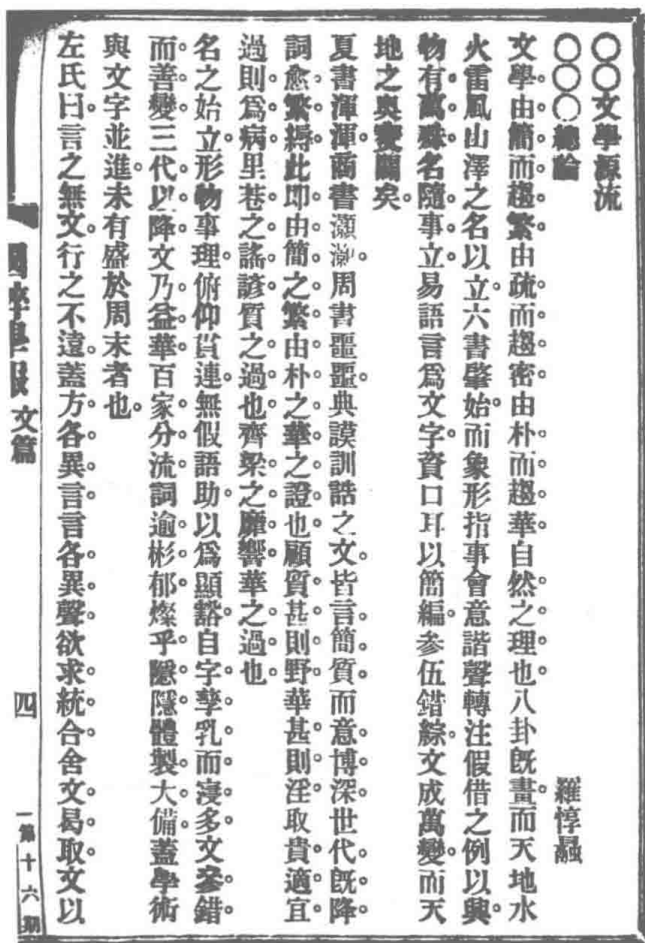


图 0-2 《国粹学报》第十六期载罗惇焘《文学源流》

至于在与“韵文”相对的意义谈论“散文”，则有点不今不古，缺乏明确的界定。“韵文”一般指的是押脚韵，而不是像骈文那样奇偶相生低昂互节、借抑扬顿挫来咏叹声情。如果将不押脚韵者定义为“散文”，那么古文中的铭赞辞赋必须排除；更重要的是，此文体将因包括小说、论著、地图解说以及数理化教科书等而变得漫无边际。以有韵、无韵为分类标准，约略等于古老的诗文之分，基本无视此后崛起的小说、戏曲等。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即打破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不必有意为文，更不必以文人自居，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这一点，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兼及文与学、骈与散、审美与实用。

理解中国散文史上一次次激动人心的论争，比如六朝的文笔之争、唐宋的古今之争、清人的骈散之争，以及近在眼前的文白之争，但拒绝站在一家一派的立场来取舍，更不愿意为了“正统”而摈弃许多同样充满魅力的“异端”——秦汉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固然令人神往，两汉辞赋与六朝骈俪同样无法割舍；韩、柳、欧、曾提倡古文的业绩值得评说，作为读书人博取功名敲门砖的八股也必须面对：一句话，只要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书都希望有所涉及。

二 关于“小说”

“散文”作为文类的外延与内涵，需要借助历史的叙述，方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但“散文”所包含的各文体，古来却有相当精彩的辨析。作为文体论开山作的《文章流别志论》，以及第一部按文